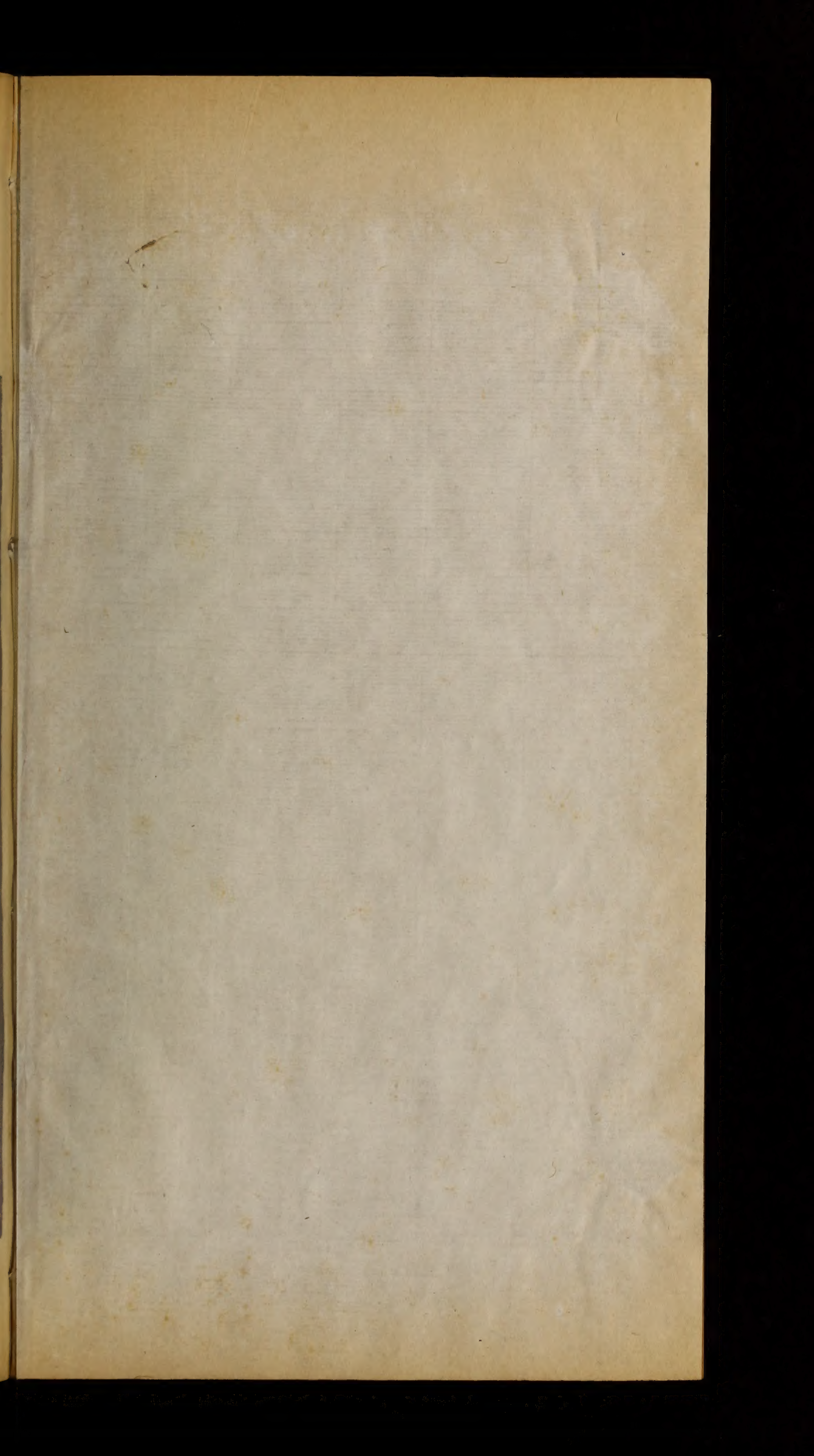
渠亭文稾

半部稾初刻



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一級曹公墓誌并銘

曹澹餘先生既卒之二年歸櫬里門予爲辭哀之及其葬也其兄實菴舍人復持先生自著年譜徵銘于予因念實菴昆季爲中外顯官二十餘年所交名公卿稱能言者何限而獨以屬予實菴之意固別有在歟其何忍辭謹按先生諱申吉字錫餘澹餘其別號也山東安丘人中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十四年授國史院編修旋擢

日講官充扈從十五年出爲湖廣右參議分守下
荆南道十六年歷河南睢陳兵備道副使十七年
轉左通政晉大理寺卿十八年以疾告歸康熙三
年病痊還故職六年　殿試進士充讀卷官遷禮
部右侍郎以
上親政遣祭南嶽九年會試天下舉人知貢舉旋
調吏部右侍郎十年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遭吳逆之變徇節雲南先生
生而神氣秀穎八歲屬文拈筆輒就爲文贈宗伯

公所喜既孤與兄貞吉奉太夫人教益勵于學卒
皆成進士以文章行誼名于時先生顧早達十七
領鄉薦二十一成進士二十四官方面二十六躋
九列當其應庶常之選
世祖章皇帝方鄉文學親閱其卷擢第一自慶得
人錫以錦袍令內侍量其長短等身衣之每兩月
一
御試先生仍屢居第一金帛羊酒之賜無虛日
上在南苑嘗使使召先生以字不以名搢紳榮之

以何
上擇詞林才堪外用者十五人先生與焉是時先
生方膺殊寵皆望其有不次之擢乃被是命中外
莫測一日
上謂胡學士宛委曰朕慮曹某年少未習民事姑
試之耳衆始知
聖意所在詞林外轉例許爲學使者同列多縱臾
之先生曰
上命將試以艱鉅而臣下遽請淸華可乎遂出鎮

鄖陽地處楚西北鄙亂山層峙郭外十里皆盜區先生以計撫之歸版籍者二千餘家海寇圍江寧三楚大震鄖正缺餉士卒洶洶勢將應賊先生移他餉給之重鎮以安先生所至得敏練聲而尤長于聽獄廷尉案牘山積疑信錯互先生亭質各當人以爲神會地震肆赦殺人者皆得不死其爲十惡牽連雖笞罪不免先生以爲非法之平請宥之著爲絜令及貳秩宗磨勘場屋試牘前此多毛舉細故致干吏議者衆先生悉酌復舊章以寬之復

取士用經義法請州縣得歲貢士于　廷先生前
後多所建白或報可或報聞或過時仍用其言莫
非。　朝。廟。典。禮。國。家。大。計。也。入佐邦治。時銓事煩
襍胥徒因緣爲奸先生持之甚嚴使僥倖者不得
行甫三月而有撫黔之命。黔中軍衞多于郡縣自
文武遂分事多掣肘先生悉心區畫奏改龍里等
五衞爲縣併安莊等三衞所于所近州邑以一。事。
權。凱里有苗警諸將欲張其功爭陳撥勦之利先
生力持撫議招生苗雞講輩數十寨刻木約降乃

安堵如故又以其地荒野人不知書遂刊房牘頒行所部復行月課以獎誘之不三年文教大洽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近制撫軍既不得握兵柄而黔南大帥又已從賊中潰遂束手被執當聞變之初先生夜遣家僮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十六日而達都門

上始得吳逆反狀命將出師扼險固守故雖寇氛披猖終不能越西津關南尺寸地先生陷賊中無日不伺間圖賊庚申之夏蠟書赴闕密陳機宜為

賊所覺刼歸雲南竟遇害于昆明之雙塔寺寔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五日也年僅四十有六越三年癸亥四月二十五日葬于先塋之次以兩夫人祔焉嗚呼當先生之赴黔南也

上臨朝遣行兩宴于保和殿溫文誥誡錫予便蕃謂此行稱職當必大用

上之所以知之眷之者至矣而所遭遇竟如斯然先生能從容就義死不忘　君其亦可稱無負也夫先生高祖諱一麟丙辰進士吳江知縣曾祖

諱應塤太學生遵化縣丞贈徵仕郎光祿寺大官署丞祖諱銓太學生光祿寺署丞考諱復植諸生兩世皆以先生貴累贈至通奉大夫禮部右侍郎加一級妣劉氏相國少傅公女累封至太夫人初娶鄒氏封淑人贈夫人前先生十九年卒再娶魏氏封夫人後先生九月卒子男五人長沆次澐蔭生候選七品京職次濡俱早卒次潋次通女三人孠孫男曾衍先生長身玉立風骨稜稜好孤行一意意所不與屹然如山嶽不可奪即嚬笑之微不

肎輕以假人然性純孝家政非稟太夫人命不敢
行與兄處終身無間言又推其意以厚外家外王
父少傅公沒兩舅氏羈棲京邸左右萬端疾痛苛
癢若身受之其爲文章清適粹美而尤長于歌詩
早學右丞嘉州自南嶽回沈鬱頓挫人比之少陵
夔州以後葢先生酷嗜讀書日新富有遂臻絕境
非盡得江山之助也所著有澹餘南行黔行黔寄
諸集若干卷凡此皆先生立身學問之大爲政事
節義所由基者故備著而銘之曰

睪如者丘在彼東郭草堂之前囘環岡道丸丸松
柏哲人之阡哲人伊何苾寒色正其氣浩然弱冠
脫穎踐敭中外險二十年恭承
帝命專城秉鉞楮柱南天逆孽忽逞刑天相柳踏
滇揺黔公抱　國恥伏節死義風烈攸傳史有金
管
朝有慼綸銘以俟焉
體大思精章安句適金石之文固應以醇厚光
明爲正則也王敷彝

單表殉節一事筆直而思曲結束處衹徊欲絕

○銘法古 汪蛟門

益都楊君搢珽墓誌并銘

昔在漢興黜孅飾而崇敦樸故其時長者之聞獨多于近代乃至于今毋論絕無其人卽士之趨操稍有慕近之者亦爲當世所賤簡通經學古謂爲無用規言矩行目爲迂闊寧知先進遺風不與世運澌盡者端賴此羣相孅侮爲不足趣時合變之一二人也邪吾於搢珽楊君有取焉余初未識搢珽癸卯之秋求書青郡久之得數十軸幾盡一時名俊矣于中得君章草一紙純質古雅絕得皇索遺

意心頗異之方欲以物色求其人而搢珽已儼然在門傾蓋握手忘年定交不啻若平生歡然後知搢珽與余交相慕悅非偶然也厥後余每過青社帽帬未除旋聞剝啄聲必為搢珽雖人事叢沓亦不遽去坐語常至移晷有明慶曆間郡中多遜民宿老皆知崇尚翰墨如洋溪吟社海岱文會諸遺事搢珽猶得聞其厓略抵掌譚說先正流風娓娓可聽至法書名畫沿討尤詳賞鑑收藏其源流統緒如指一二又嘗冬日詣余著華陽巾披鶴氅裘

其子撰杖後從端拱而過青都之市市人皆愕眙指顧君乃從頌曳履游行自如余揖之入室時賓客盈坐余偶有所激與客放言極論遂相談笑爲已甚之辭摺珽從座上默聽以爲誠然也他日相見摺珽更究前說叩其顛末余愧無以應自是向人不敢復作諧語於乎此吾于摺珽有取也摺珽諱珽始祖賽典赤至自默德那國爲元佐命居宛平累世皆襲王爵迨伯顏察兒復以淮王尚主佩金虎符入明有莫蘇者奔益都家焉以嘗居羊市

易姓爲羊復更爲楊自是始稱楊氏蘇生欽欽生全全生瑄瑄生鸞鸞生南陽守應奎是爲君曾王父應奎生兩淮運判金爲君王父金生諸生振奇爲君父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八歲向學能自刻苦壯爲諸生祭酒巋然長德士大夫家爭延致爲師以訓誨其子弟其教悉倣古小學之法而更以惇行崇禮相飭厲故被其裁成者後皆爲一時聞人君爲人厚重外如其中不作訾警之言不宿睚眦之怨不尚矯激之行不爲郤亦不修人之郤柔心

應世淳風沕然當申酉之交盜賊蠭起君獨處荒邨坦腹高臥有暴客以劍擊其寢門其渠叱之曰勿驚善士此可覩其生平矣君雖恂恂善下然不輕與人交所交率文學之士競隆利勢者足迹不至其門性嗜酒鄉里宴集必期盡醉天眞爛然忘其爲吾汝也君素強少疾晚而食履視聽不衰每風日淸美必出郭散步信足輒數里不覺行之近遠見者皆知爲百歲人一昔忽病不數日竟卒是爲康熙辛酉九月五日距生萬曆庚子十二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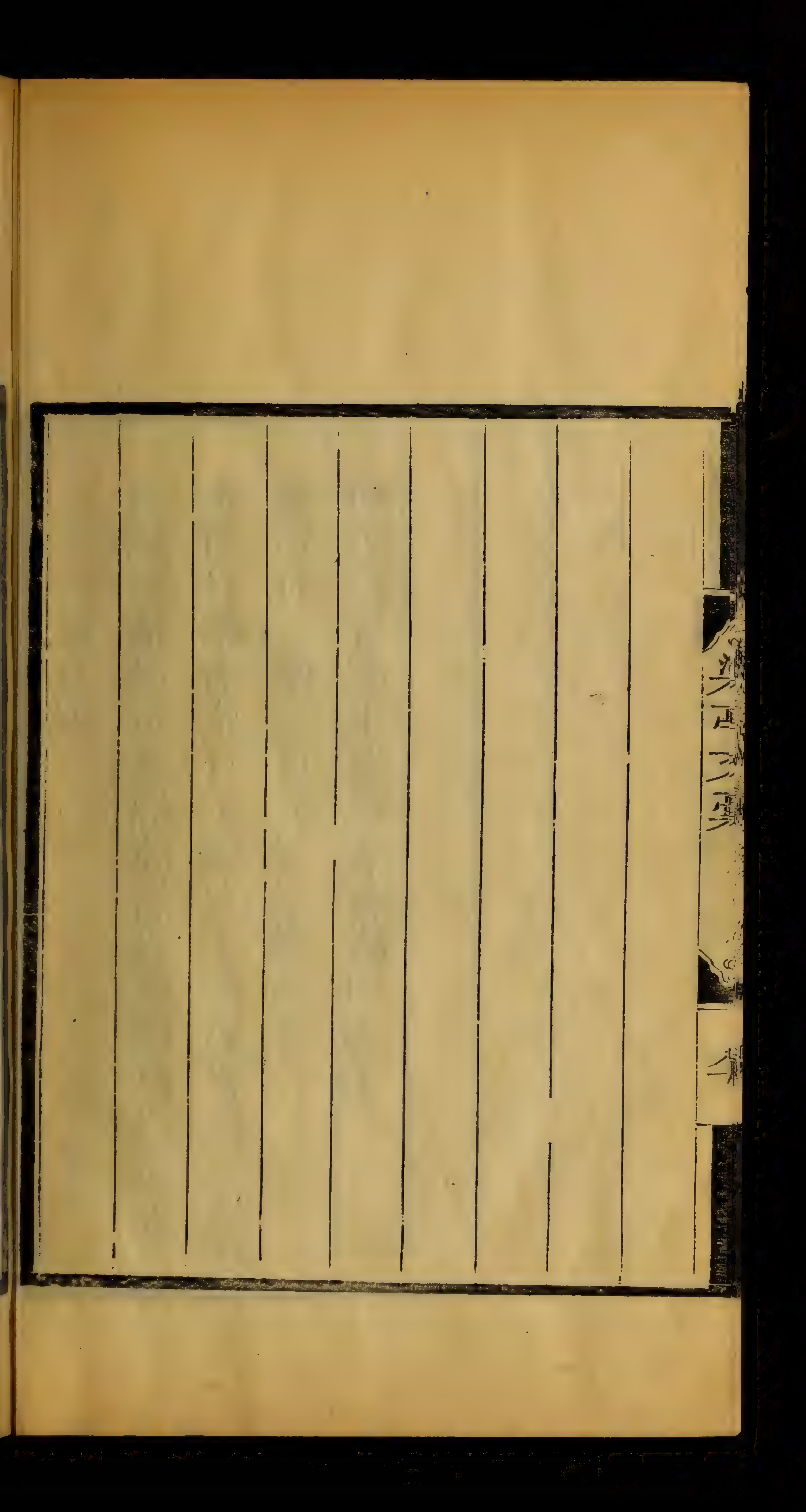
十日得年八十有二娶沙氏側室劉氏子男二人延亨諸生娶丁氏昭亨娶王氏女子三人適宋鐸劉大綸張世俊卒後二十日葬七里河先塋之次遵遺戒以圖書彝鼎殉焉所著有葩經講意楊氏族譜若干卷族譜成時曾屬余為其序文未及成而君已沒今延亨復請余為君誌羨中之石誼不可辭遂序而銘焉或可藉以終吾許劍之義歟銘曰

四尺墳八十身居今世古之人我篆銘章額其眞

後之來者訊貞珉

有法有情層折多端漣淪盡致歐蘇遺矩也以余所目擊者此日文家大手當屬曹汪二君此後當有三傑之目矣高念東先生

每於澹折處生姿烘染有法汪蛟門



清故文林郎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

墓誌并銘

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哭其母楊太孺人以毁卒卒時距聞訃僅六日也其卒之又明年十一月朔日葬于飲馬鎮之原孚子璣持公兄主政君之狀越境來請所以誌其壙者余與主政以文字相知情好甚篤且其人純誠質厚言足信重所述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用是不敢辭惟公諱作霖字肖形别字濰

濱世居文登始祖諱皋者徙昌邑遂稱其邑人厥
後數傳詳見世譜至文學公諱淇處士公諱丕順
贈文林郎安遠縣知縣公諱英則公之三代也楊
太孺人孕公時夢月墜於庭寤生公公生而警邁
甫弱冠已與兄沛霖著聲膠庠間矣甲午科試沛
霖名列前茅應進食學官廩爲有力者所奪沛霖
負屈自理而聲強當事者恚甚加榜焉公仡然而
人爲兄稱冤并得大杖其兄弟急難不避嶮巇如
此公兄弟抱憤歸閉室不出出其揣摩之業伏而

讀之是秋兄弟遂同舉于鄉當時以爲榮丁酉其
父贈公病徹夜侍湯藥不懈既沒執喪能無違禮
庚戌公兄成進士去公猶困鎖院念母春秋高思
得一官以養乃棄去公車業隨例試吏部得縣令
庚申謁選除知安遠縣公逡巡不欲行曰一去四
千里不遑將母奚官爲楊太孺人曰吾幸健若不
以時自力報　上恩無日矣公不獲已乃行安遠
古濂江地鄰粤呌閩其俗剛悍號難治公至爲之
剗剔蠹弊根原窟穴豪髮必盡邑賦舊無定籍皆

計不論田胥史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公勾稽會較書之版冊凡輕重多寡首尾鱗次不復任胥史其弊遂蘇時吳逆未平　王師入粵道出安遠舟車需人甚衆公力請當事其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至里社踐更務使疎數得均故輓運紛紜民不告病鄉飲酒禮最古季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貨所推擇賓介至有懸梁仰藥或脫身棄妻子逃遁以求免者昏姻人倫之始或流爲戲婦惡俗楚撻倒懸抱朴所言于今猶烈公皆厲禁之著爲令其宅

健鬬終訟溺女掠婦諸弊公隨事誠諭有不從者治以柱後惠文民相謂曰公欲以齊魯禮義之俗化我也翕然從之署旁舊有廢圃公誅茅成抱青之館雖僅庇風雨而種植名花異卉多至數百本每當退食鉤簾據几隗俄其間讀書賦詩或延賢士大夫觴詠留連竟日以邑事叢劇他人蚤夜不得息公處之超然閒暇若區區一邑不足供其施設者然則公之才又詎可量哉居安遠六年善政爲一路最贛南監司丁君煒鍾君有德先後尉薦

當遷官矣。公念太孺人甚。謀歸省不果。會 覃恩
父得贈如公官。母封太孺人。公曰榮及所生。讀書
之事畢矣。遂決計丐歸。當事者惜公才。勉留之。固
請乃許。方俶裝而太孺人訃音至矣。公哀號自擲。
殞絕者數四。退處苫次。旦暮哭不輟聲。家人譬曉
百端終不聽。曰。乞休爲吾母也。母已亾。將安歸。詰
朝以書遺主政君曰。戀戀一官。留滞贛南。不得在
母側侍疾嘗藥。聆永訣之言。親含斂之事。眞天地
一罪人也。恐不能生還鄉里矣。竟以不勝喪卒於

官○寢○公生故明崇禎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距其卒得年五十五娶杜氏封孺人三男子璣候選州同知珊瑗皆邑庠生一女子適國子生姜燦孫女二皆幼所著安遠縣志十卷入闈記事自記政略各一卷詩古文詞若干首藏於家公為人長髯豐下倜儻不羣與之語溫然可親好以詼諧玩世或旁托廣譬以發其論議至利害事非之際則侃侃言之未嘗軟語徇合其居官也屏去繁文力崇實政康熙辛酉分校江西鄉試其閱闈牘辨異同論純

駁移日分夜矻矻不休所得八人皆名宿壬戌江右第春官者僅劉驪一人即公所首薦士也部民魏甲有妾逋逃公追攝至庭察其色辭有異問之果爲盜所掠賣者公遣人齎資斧走千里覓其夫鄭於程鄉還之公初至舊令郭君士乾陸君麓已卒猶欠官錢各數百緡公皆慨然代償其子弟得無遺累公之可記者如此此其所爲應銘法也銘曰

以仕代耕三釜匪盈及親則榮靡朝靡夕以志以

物寧忍違親而爲人役生不適意辭紱可棄母之
云亡厭心孔傷不如相將游白雲鄉於乎爲吏而
俗以醇爲子而孝獲信亦足以式後之人

以古潔之筆敘行能以韵折之筆敘宦蹟於此
可悟化版腐爲神奇之法一銘沈鬱頓挫直入
昌黎堂奥矣 朱岷瞻



韓君文潛墓誌幷銘

吾邑故多高門鼎貴而家法謹厚敦睦之風至數世不改者惟石埭韓氏爲最其先多衣冠顯人譜亾不能詳可紀者爲封尚寶司司丞公諱守廉守廉生文學公諱必大必大生鴻臚寺序班公諱應陽應陽生文學公諱隘休即世所稱仲元先生也砥行績學湥於禪悅其子弟蔭藉擩染含章挺生則文學文潛君其魁然者也君生而長身偉幹俶儻不羣仲元公奇愛之欲使多長者游築精舍數

區羅致勝流遠近師友多聚其家以吾邑論之如思石憲石兩劉公夢求王公先叔父侍御公皆一時人傑又皆爲仲元公姻戚中表故亦樂就之君得獻酬其間相與攷求掌故下上今昔故胷懷通脫耳目開朗見者皆以爲通儒大人不謂其寄迹諸生中也壬午癸未之間所在盜起王疃賊魁陳丙將悉銳攻安丘君從數騎蹕百里親抵其壘爲言順逆禍福且動以桑梓之情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丙竦聽惋服卽日罷兵甲申李自成破京師

天下大亂君挈家南渡抵留都往往與故人相遇故犀廬罷用不謀而具家人如歸焉居期年而返初公委質爲蔓求先生弟子先生博綜之餘好爲小兒醫尤精痘疹以君罷資爲可傳其業遂盡其技授之君既得統緒刻志沈思竆治冥緬成法之外又以其意參互用之鄉里友朋爲兒求療者一匕乍投輒獲奇驗即不可爲者亦必預言時日及疾痾變化之狀不爽累黍以是不復能自閉闔車馬冠蓋日集門庭即邨夫里姥篝鐙扣門無不立

應遇華門圭竇傴僂而入繩牀土銼兒呱呱嗁敗絮中便溲狼籍察虛實試寒熱腥臊垢穢未嘗蹙頞掩鼻也不獨其技然而其德使人敬歎賢士大夫皆納交恐後即郡邑長吏靡不折節下之長垣徐公來爲縣性嚴重兩子患痘瀕危延君調視獲安由是相得歡甚每有所扣君不答第言邑中一二利便而已其後徐公視學山右以書招君君亦不拂其意然僅于道途所歷成詩一冊以問藥恥也少工臨池而最長於擘窠書凡子孫之壽其祖

交搢紳衿韋之士欲稱觥公堂者非得君書其屏幛不以爲榮也君德益高名日益重御史按部皆旌其廬邑中推擇鄉飲大賓君必褎然舉首一再赴後君亦自厭之矣性喜郊居而雅好客每軒車至止戸屨相錯君開閤延納割蜜脾烹筍葡釣采之鮮頤指滿案旣而崇酒雜進譚諧閒作嘩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餅已偕客散步晞髮于谿橋蘭若間客至不能舍去或非其人以一石支剝咏矣晩年從祖貞我先生令長興君爲一往汎舟苕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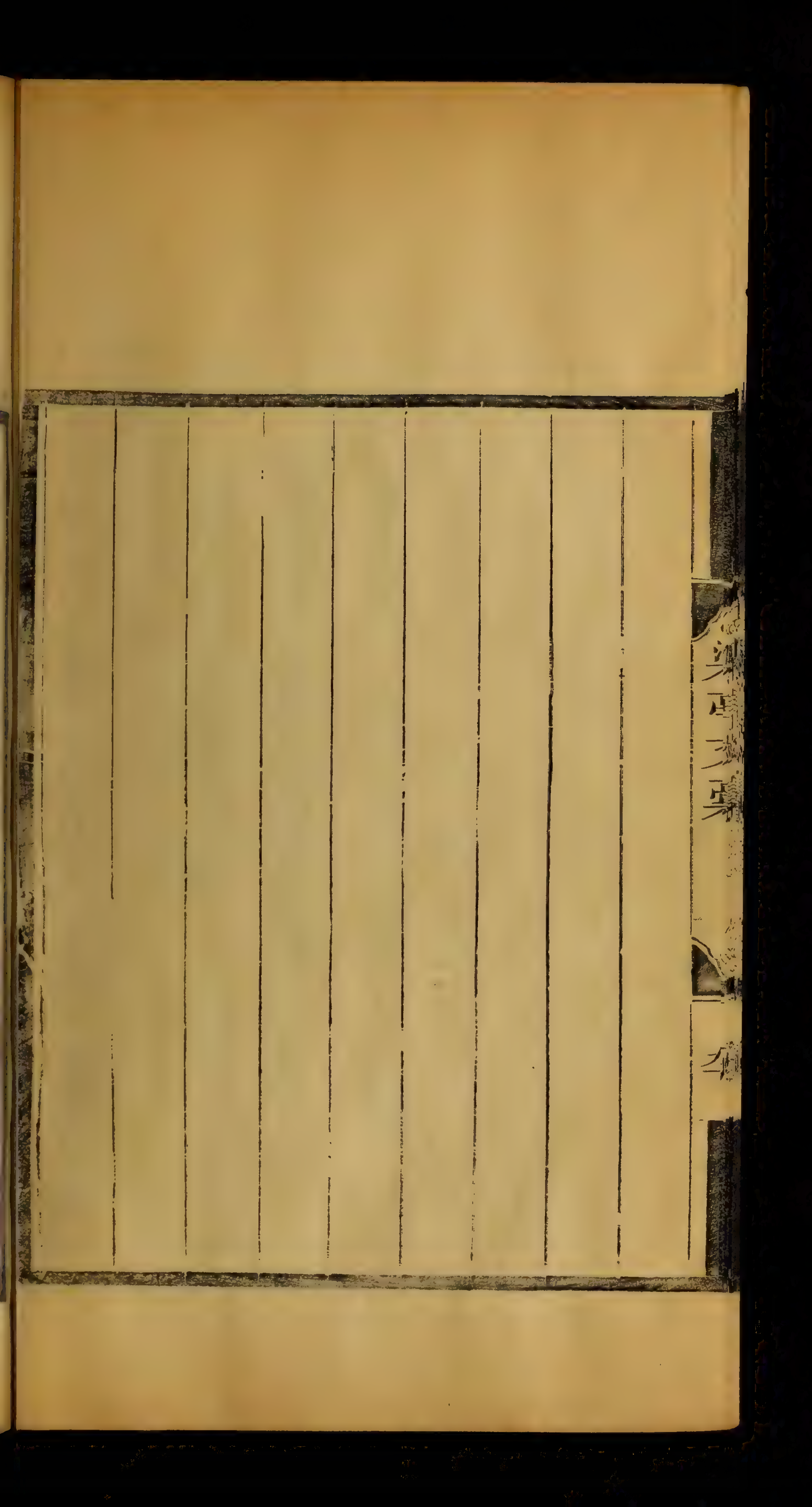
采茶顧渚窮湖山之勝而後歸荼自是不復出游
而君亦已老矣君族繁盛伏臘上冢各爲饗祀不
相通君曰果爾何以報始而修睦也乃議闔一族
公祀之且合餕焉禮成而諸族始一其蜺節之爲
政于家者如此諸郎成立鄂柎競爽皆能備志物
之養君年八十各製綵服偓偓舞砌下四世一堂
奉觴爲壽賀者至傾郡邑君大合樂饗讌之自降
阼階衣冠肅容賓主雝雝鄉人聚觀讚歎以爲希
有也厥後世運隆平家門無恙君滅迹城闉不復

問世事科頭晏起弔酒數桮郎徒倚茆齋勉諸孫以學暇則出訪老僧譚說往昔便了一日嘗謂其子曰讀書耕田便是樂事不必外求也臥疴兼旬視聽猶自不衰醫藥至皆卻之家人泣請遺令君曰平生自知足又無後慮有何事可言神宇泰定翛然而逝寔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距生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得年八十有一卒之八十七日葬於邑東五里河之原君諱沆文濬其字別字恕齋娶國學生孫公鳴雷女先君廿五年卒

丈夫子三知夔候選縣丞知敬縣學生知忠國學生女子子三府學生劉琬李許歲貢生王元雅其壻也孫男九勛助勤功勣劭勴勷勨孫女七曾孫男三曾孫女七所著有西齋雜詠西游小草若干卷藏於家君之曾祖爲余祖姑之夫中表之戚世篤情好君父文學公日往來余家先君以猶子蓄之余與文濬周旋者又餘四十年分誼固不薄矣故于文濟之葬諸孤知夔等俯匐請銘余索狀知夔曰公爲之尚須狀邪遂即所知敘而銘之銘曰

欲養是徵攷迺壽欲德是求觀迺胄有揭其藏可詔後

敘事文字易涉版重此獨於家庭日用筆筆寫生字字傳神故是誌銘最調 黄僉部



馬母高孺人墓誌并銘

安丘直北爲濰雖分隸兩郡而地之相去僅八十里故多通昏因若萊濰高孺人之歸吾邑馬氏也尤以門第名德相妃匹云孺人者前明貢士特舉孝廉諱世孝之子貴州布政司副使諱桂之孫贈中憲大夫諱如愚之曾孫而丙戌舉人候選知縣馬三如先生諱長春之妻也孺人靜約明惠故有林下風氣孝廉公口授以孝經內則諸書即能通曉大義父母絕憐愛之不輕字年已二十有二矣

先是孺人之姑適三如從父贊一公每自母家歸時時道孺人賢也會三如失其初妻高孺人太公龜初先生方爲之索婦遂委禽焉既饋而尊章在堂曾祖姑郭太恭人祖姑辛安人亦皆無恙孺人承事三世備有儀法姑孫太夫人嘗病于盛夏孺人侍疾三月不解衣人稱其孝三如壹意讀書蕩滌情志生不識權量算數事家秉悉委孺人孺人即朝夕綜理黽勉佽助廳屏內外井井如也三如踏省門上公車孺人皆宿爲治裝行李所須纖悉

畢具三如不知所由辨也三如好法書名畫及雕
彝兕敦古陶諸瓷孺人雅善鑒別每有所獲夫婦
傳觀辨析流派指摘瑕疵意之所屬傾橐購取一
無吝惜嘗有持宋搨聖教序求售者倉卒無從得
錢孺人以眞珠百顆易之值天氣晴好必料簡所
藏張之素壁離列几案摩挲舒卷欣然忘食甲申
之亂奔遁琅邪山中所攜金帛盡棄去惟圖書兩
篋躬自負抱未嘗蹔釋今存定武蘭亭諸帖猶是
篋衍舊物也孺人早出私蓄爲三如買妾數人中

年後即與二三姬分席異室從事養生導引之術然向夕必明鐙促坐相對絮語或援引古昔或稱說時事酒食祗飭旨蓄疕具極驩而罷及各歸寢所漏下已二十刻矣閨閤之內儼若友朋是豈人之夫婦而已邪至其仁慈天性辛巳歲洊饑竭囷鹿煮糜以噉餓者又收所棄穉子十七人養于家歲定歸其父母待臧獲曲有恩意即傴僂者亦從容訓戒終歲不聞譙訶聲其于諸姬拊摩愛惜若娣姒然及孺人沒諸姬皆爭爲服三年之喪其所以

逮下者可知矣康熙辛酉三如謝世孺人一慟而病未幾中風臥牀帷者浹歲口不能言而胷中了了陳衣之前出所蓄布帛分散宗鄰孺人以手為口其子石麒又能聽于無聲故得無遺憾焉孺人生以故明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子女昏嫁在三如誌中烏乎余與三如居比鄰以古道相鏃厲久而彌親文酒流連過從促數余嘗買一山水障子是正三如必持示孺人然後定其眞贋因留飲齋中肴

核者醴應時而至此足覘其內政矣余又嘗遊水月禪院於旛幢間見孺人繡佛黹紩絲縷細入毛髮而端嚴靜雅精彩煥然饒有管道昇筆意古稱鍼神殆無以過以知孺人多能卽其女紅亦爲希有也三如捐館舍六年矣俛仰身世晼晩無徒因孺人之沒撫今追昔有餘恫焉孺人卒之又明年四月二十五日石麒將啟厥考之藏而合祔之以余爲其先君執友知其內行獨詳故來請銘余方欲假斯石以告哀其忍辭也雖然志三如者新城

王阮亭先生也昔蘇端明以歐陽文忠志其父以司馬文正志其母而溫公猶以爲已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薄陋如余迺偃然當王先生後能無載筆而慙惶乎銘曰

女德有聞多起迍邅於惟孺人何獨不然委蛇順化七十九年逸妻壽母鬱芬播焉不繫其逢祇繫其賢掩詩幽竁久而彌鮮

婦人文字最難中 拍以其易俗易套易平澹無味也夫人女有士行文能一一傳出便覺異常

生邑倪闇公

庶母董韓兩孺人壙誌 并銘

我先君之捐館舍也先君之側室輔吾母以守節者有二人焉曰董曰韓（分敘）董孺人爲吾邑舊族世居東鄙生十有八年而事我先君韓孺人亦自長山來歸年纔十六耳兩孺人見卽相憐愛若兄弟然（一小總）是時先君年逾四十未有子故娶兩孺人乃皆慈和淑慎內外交慶得人董孺人性凝重喜操作至則補紉澣濯一任其勞凡酒醴醯醬所擘畫必當用故先君徵姻合朋之需惟孺人是寄而孺人躬

以上作二小傳分敘

自儉薄纖麗之服珍華之飾終其身未嘗一御也。韓孺人好潔成癖單衫白袷雖浣補之跡宛然而整肅若初服至窻戶几榻拂拭瑩淨不染坋埃先君每得名香佳茗必以付之孺人即焚香瀹茗為供先君閒居亦藉以自適乙酉之冬先君奄忽見背家室漂搖外侮狎至宗黨有肆其憑陵者吾母闔門與語董孺人常相左右吾母語所未及孺人必代申其義偘偘而談彊暴者往往氣沮至遇事莫可孰何三母墐扃塞戶獨與九歲孤兒對鐙火

寫來宛然一幅金盆戲嬰圖也

閒情生動又整暇

黯然淚下如是者十年貞稍長漸有子女兩孺人皆代爲鞠養節燠寒時食飲恩勤備至遇其疾病兩孺人迭爲抱持見兒宛轉痛苦滲淚常漬裀褥迨疾平即呼乳媼俾兒倚簷弄之以爲樂兒女所需雖極難得亦必百道求以應之平生斂衣盡耗爲餅餌資不恤也兩孺人呴育諸子女無不同韓孺人特好蓄玩物誘之嬉戲故小兒女每入其室則嘔啞語笑倍于他所以是爲異耳三十年來門閭依然食指如故吾母與兩孺人熙熙怡怡恬于

寫三母精神貫注處令人感動得體

至文至文

堂而安于室於時亦謂家庭常事曷足爲樂居亾何韓孺人遘疾以沒吾母相與晨夕者惟兩孺人忽失其一反顧堂上白髮鬖鬖意思索寞囘環循省能不滋懼貞之哭必盡哀寧僅爲韓孺人也乎得體吾母自是精神亦衰丁巳冬馴致大故是後每思吾母不得見見蕭孺人如見吾母焉今孺人又亾張氏之老人遂盡于此追憶哭韓孺人時憂懼交併者又不可得矣俛仰今昔若轆轤之轉腹腸貞果何以爲心耶韓孺人生萬曆庚戌九月二十六

日卒康熙癸丑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四以甲寅
十二月七日葬先父母墓西十步董孺人生萬曆
丁未正月二十四日卒康熙甲子四月三十日年
七十八即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三日啟韓孺人之
竁而窆之嗚呼兩孺人者既無子女足繫懷抱且
皆出于單門非有形管之習女師之訓也又生各
異地非有同氣之戚天性之肖也乃于我張氏爲
勞人爲節婦爲慈母同心同德有若一人六十年
來有如一日則我先君之由身而刑于家者又可

知也噫其可不銘銘曰

董居左韓居右死同丘生同牖見先君可無愧勒
斯銘或不朽

寫兩母忽分忽合行文如羅浮二山因風雨爲
合離一難也寫兩母而歸重母夫人尤歸重于
先君如燕燕之詩終以先君之思得情得體二
難也敘述平生及盛衰存沒之際聲淚俱迸不
滅退之祭姪文三難也斯眞天下之至文已王
阮亭先生

亡孫孟墓甎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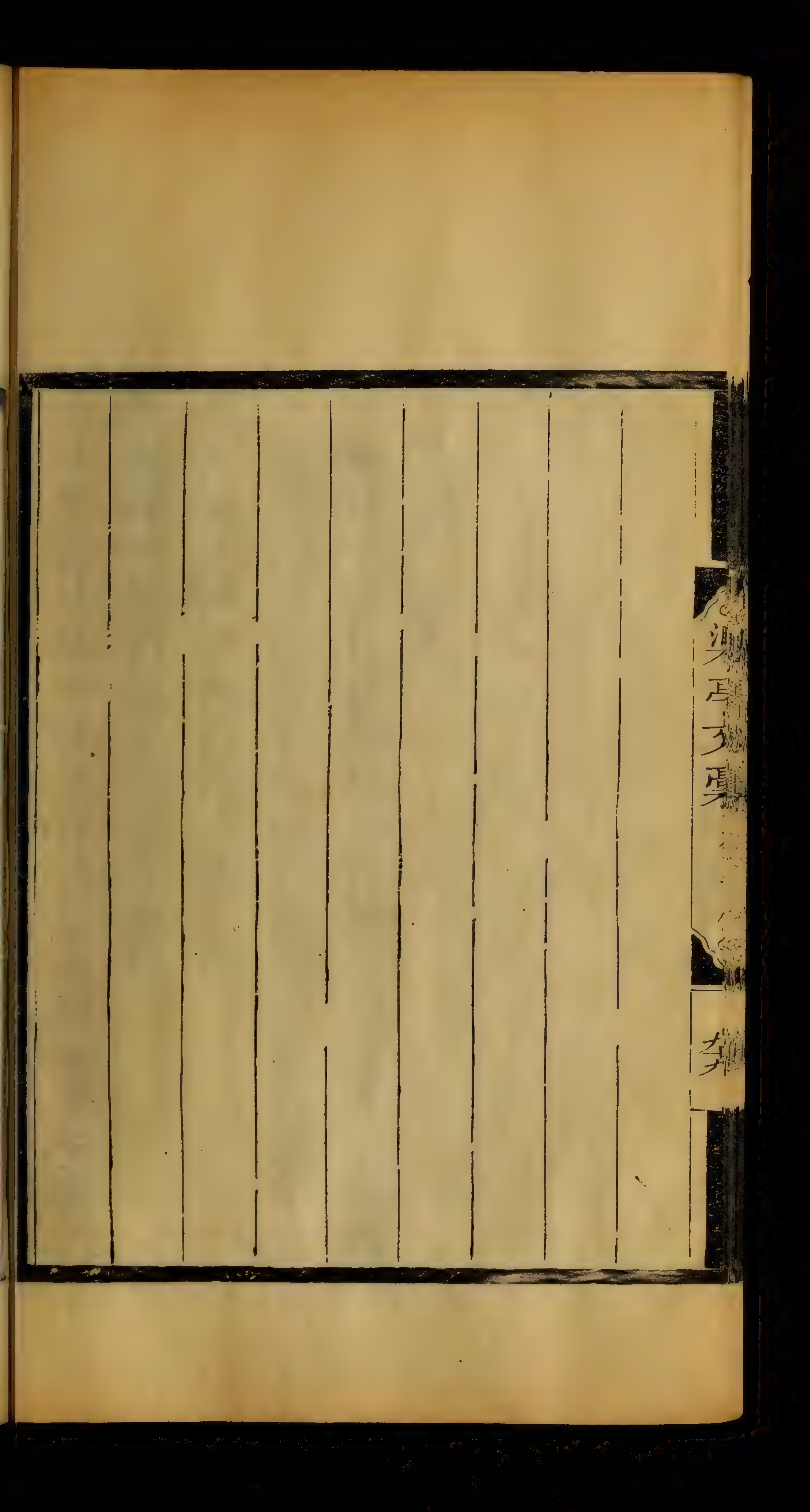
余長子在辛生十七年而爲之娶婦娶三年而長女生余名之曰孟甫彌月其外王母周孺人卽取養焉孺人爲劉相國女早寡欲得之以慰宗寥故從之其省余及其父母者月財一二至其來也反若客寄者然年十二瘰癧忽生項間百法療之不效旣歷七載氣血盡耗遂成瘵疾以死女生而端莊凝重不妄笑嬉數歲已如成人余每見之輒恨門衰祚薄不獲使斯女爲男子詎意門衰祚薄不

惟賢子孫不易得即一好女子亦不能保其成立也悲矣女生康熙庚戌三月十九日以康熙丁卯五月八日死死後十有八日葬於涼水灣頭先伯叔父墓之西北隅余前此諸殤子女多瘞其地歲時瞻埽先壟眼中又添一殤冢矣能禁老淚之橫集邪嗚呼女年十八考之檀弓猶長殤也然已許字王氏第未行耳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雖古今異便不敢過泥經語而殷人之葬禮猶可行也故

稍具喪儀且爲作銘取青州澂泥甎命其父書而藏諸壙中用以志余之痛云銘曰

其來也奚爲亦祇以詒生者之悲

情至之語讀者可裂肺肝舐毫吮墨時應下血淚數斗其引典禮處用古而不泥古尤見經術之深 周龍客



文林郎山西平陽府萬泉縣知縣王公行狀

公姓王氏諱訓字敷彝一字念泉別號悔齋其先莫詳所自明永樂中有諱杳者以靖難軍隸籍安丘居城東四十里岞山之陽子孫因家焉其後數傳爲復厚復厚生周周生一芝一芝生田田生僖贈文林郎萬泉縣知縣是爲公父生二子公即其長也少明惠始就外傅所授書一目輒誦年十一作文已有動人語鄉先輩曹鑑明先生閱其文驚歎曰大王氏者此兒也明年出應童子試即受知

于邑令姬公郡守柴公一時士大夫咸目屬之矣
公年十六文林公捐館舍洎喪其祖閔凶迭遘門
祚衰薄母夫人欲付以家秉而以穨墮先業戒之
公謝曰兒自有所以承先志者米鹽瑣屑非吾事
也公由是壹意讀書雖生事愈促外侮愈衆而鏃
礪愈勤嘗自敘其文云苦家貧不能延師也求之
經史以暘其源流苦地僻無從獲友也取之制義
以究其指趣又嘗語人曰吾讀書未嘗銳進但風
雨明晦不使少輟耳聞者以爲實錄年二十五學

使者翁一巘先生奇其文始補邢弟子員又三年
而獲旣廩文譽日起爲諸生都講一時名儁多負
笈從之順治丙戌秋再舉鄉試遂薦于有司明年
成進士謁選得萬泉令萬泉疲邑累案積逋棼若
亂絲公悉爲清理時軍興旁午供億騷然州牒刕
牧餱糧或陰有增羨旁邑皆奉命惟謹公獨準其
多寡之數應之所省不可訾算其不肎將迎上官
重困單赤皆此類也邑俗喜訟諸生不自愛者多
鉤連爲黨相與證明毋至對簿詆讕放恣法不得

行公命設筆札于堂凡赴質成者必先課其文義不敷曰訟庭肅然戊子秋當大比三晉士臺使者集諸守令考校之裒然舉首分校春秋房得士劉祚繁輩七人皆名宿公理萬泉兩載緩征省刑興學勸農已駸駸嚮治矣已丑六月姜瓖變起全晉揭竿應之萬泉遂失守而公之才亦竟不獲盡其用坐是絓吏議羈棲平陽者二載辛卯六月免歸公喜曰自今可歸耕養母長為逸民矣乃發藏篋橫經籍書寒鈔暑講不異為諸生時公于書無所

不窺而好尤在左國史記及唐宋大家之文闕必補譌必正同異必校讐鉤貫箋疏丹鉛甲乙若質古人于窻戶之間而與之抗論也親串相過有譚及執文者公卽喜動眉宇爲之揞析疑義探索要眇傾倒輸寫咳唾時拂人頤頰或故實未通必檢書相示本末犁然其誨子弟亦如之講貫移時覺聽者精神少倦則談諧間作使意興踴躍復申其旨務得關節開解冰釋理順而後已吾粲邑乘自馬定宇先生剏成餘八十年未有續者公蒐訪遺

文綱羅掌故使百年文獻闕而復傳讀者稱良史焉公復含茹雒閩之學六經四子皆有成書攟摭解剝不泥傳注不背本旨聖賢心傳賴以不墜及公暮年以世道交喪息交絕游顧與余益親每有文成參互是正譏評彈射不肯放過一字郵筒往來月必再三間登其堂疎櫺淨几埽地焚香圖史井井離列左右見而知爲脩然自好讀書尚志者也公淸健少疾晩而病肺秋冬之際每患鼻塞遇陰曀風寒輒閉匿不出今年偶有怫鬱方在盛夏

前症頓作益以脾疾遂不支矣閏六月五日過其齋頭公尚衣裳整潔揖余就坐促膝小語無異恆時問其疾曰無生理矣余不覺愴然泣下公曰生即有死君勿深訝也旋出豫畫後事十三則閱之大約皆曠達解脫一死生齊得喪之言手書辭世數語相示字畫端謹宛然平日戈法兩孫在前指以囑余無甚憐之色別去五日公遽沒嗚呼悕矣公內行淳至事太夫人色養甚備及其以天年終枕塊柩旁血淚漬土棺斂窀穸無不如禮一時有

善居喪之日與其弟慈友愛析箸後財產恆與其之痛其早亾視猶子如已出宗族之倚賴者尤衆弟某粥田于公既數年其人已卒矣其子貧不自聊公舉產還之不問前直且天性靜退布衣菜茹泊然自處經年不登長吏之庭不作居閒之刺與人處犯而不校即僕隸之微亦未嘗有失色其于制舉之業最精生當時文靡濫之秋公獨汲古振奇以先輩大家爲法自明初以迄今茲三百年來名篇傑作皆能舉其大凡非如世之傭耳剽目苟

然而已也生平不飲酒不事嬉戲每當州閭喧歷之會少年徵逐之場他人所流連忘返者公必奉身而退或問之曰世所謂不幸者三身咸歷之心傷目慘隨在皆然敢與安常處順者同其逸樂哉其語意良足悲矣公生于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辰時卒于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日寅時得年七十娶張氏封孺人暨娶潘氏子男一人士彝諸生女子二人適李玉璽劉仁雨孫男二人廣亨廣基俱諸生曾孫男一人隘宗曾孫女三人

所著有論語日知編二卷學庸思辨錄二卷七篇指略七卷詩讀七卷續安丘志二十五卷悔齋全集八卷公沒之歲其孫廣䂓等將於十月六日葬公甘棠邨之原而來請狀于余謝不敏則曰治命也當先君易簀語不肖曰生平好友惟曹與張其以實菴子表吾墓而以杞園子狀吾行吾目瞑矣亾友之言不敢負謹狀

予既用敷彝遺命爲之作狀文成于癸亥九月朔日已刻版本傳布矣葬逾三旬仲冬十一日

之夜夢其過予衰服慘容予延入勉厚堂東室皆據案南嚮斂彝坐予之左謝爲作狀予愧其漏落斂彝曰極爲詳盡夢中予知其已死因與敘述平生各作數百許語言及死生異路泣從此辭遂相向痛哭而寤予嘗讀鍾伯敬紀陳白雲魏太易事頗類此才鬼有靈古今一致慨歎之餘乃援筆而識狀後 自記

作狀最難議論波折俱無所用以其别于誌銘也此篇法嚴而意密描寫如生 汪蛟門



先祖文林府君行狀上施愚山先生

嗚呼先祖考之沒也已垂百年卽其改葬敖山亦六十年于今矣而墓上片石缺焉無文不孝之戾其將何逃然念我諸父自束髮知名厥後鄉行宦業粗亦見許于淸議所交一時之鴻儒畯生當不爲少矣而敖山之阡乃尚有石無辭則我先人之意不槩可想見歟意必其人之賢可託之以不朽我祖考者也文必其文之工可託之以不朽我祖考者也然未能兼獲而儷至此墓上片石所以終

缺焉無文也若今天下秉顏閔之德擅左馬之才所謂一字之褒重于華袞者非夫子而誰小子貞鄙猥無似幸獲追隨函丈玷弟子之籍是皆憑藉先世之寵靈我祖考之潛德隱行將復有聞于奕禩也故不避譴責扶服門牆銜哀上請伏惟憐察焉先祖諱民感字爾孚別號霖海其先益淮安山陽人明初處士公諱友徙青州之安丘家焉數世皆力田孝弟至大父將仕公諱澄始以明經主武安簿父東津公諱守蒙諸生母馬孺人先祖生而

端方嚴潔雖隸諸生不屑事俗儒章句惟以綱常
名教為已任見人不善若將及身憤時自厲卽矯
枉或過其正弗顧也中年無子吾祖母王孺人為
買一妾有姝色于歸之日淚痕滿頰問故乃知出
自名族家人徇利紿之使來耳先祖惻然不索其
直立遣之歸女抵舍對去使稽首言張公長者當
獲三男之報後果相符衆皆于此觀天咫焉先祖
以理自信絕不知有鬼神禨祥事嘗營樓于五里
河別墅築基之前夜夢一老嫗來告曰庇公宇下

久今當見遂待兒輩衣服備而還我必有以相報明日啟土見蛇死延地中以千百計先祖曰是豈疇昔之入夢者乎竟移窴中野先祖以時俗過奢力崇儉樸一摺扇用之輒數年或病其谿刻先祖曰福當如是惜也晚年遺戒斂以柳棺送終之具皆勿令踰制既病且革出橐裝千金向從子孝廉君書紳曰平生之藏盡矣嬛嬛諸孤豈易守此畀汝待其成付之不則自享之耳孝廉君唯唯置食罷中舁去人無知者及我諸父漸長孝廉君大會

賓客復還原金使非實有以感其心亦何能令人不忍負之于歿世邪即此而先祖之爲人亦可槩見矣生於嘉靖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寅時以萬曆十五年四月四日申時卒爲春秋者六十始葬十二固祖塋之域後以其地不舉食天啟七年十月朔日乃復改葬敖山又八年以吾叔父侍御公司理考滿得贈文林郎直隸大名府推官兩娶于王并贈孺人生三子長嗣倫萬曆壬子舉人娶曹氏次則貞之先人諱繼倫天啟丁卯貢士娶吾母許

氏孔氏次緒倫崇禎辛未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
娶王氏封孺人俱次配王孺人出女一人適諸生
馬爾駿元配王孺人出孫男二喜聞諸生早卒孝
廉公出貞康熙壬子拔貢生候補翰林院孔目吾
父明經公出孫女七適諸生馬道弘者孝廉公出
適諸生馬道長李定育王憲祖王翰臣國子生高
橓周恆生者吾父明經公出曾孫男三在辛在戊
在乙曾孫女四俱貞出當先祖之易簀也吾伯父
年十二吾父僅三歲叔父時方在娠先祖顧謂祖

妣王孺人曰有必男也且大吾門矣其言畢驗究莫知其前知以何術也嗚呼我祖之生平旣不獲耆傳所傳僅此一二事又將沈泯而無聞此小子貞所以夙夜愁痛汲汲圖之于夫子也伏望錫以鴻文勒諸堅珉用示永永我祖考乃終不朽我諸父當佩德于九原小子貞之感恩懷報又寧有窮極哉謹狀

慘澹經營全在起手一段中間敘次安雅後面收拾緊完古文正派近在吾黨可敬也夫○前

段置之八大家集中亦稱得意文字然非深於
古者不能作亦不能知 馬三如

先考明經府君行述

先府君行述成于康熙壬子爾日以有所諱故於府君生平多未獲盡其辭嗚呼昧陋如貞即直書其事尚懼萎弱疎鹵無所肖似參以曲筆又何足言夫紀述行事若寫貌然善畫者貴得其精神之所在程子有云一豪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每誦斯語如負芒刺焉因再序次如左府君諱繼倫字漢蕳别字學海晚號雪松老人世爲淮陰著族始祖處士公諱友明初北徙遂爲安丘人曾祖發

仕公諱澄以貢士主武安簿祖東津公諱守蒙諸生考霖海公諱民感諸生以子侍御公貴贈文林郎種學績行還妻之謚邑人至今稱之有三子伯諱嗣倫萬曆壬子舉人季諱緒倫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其仲則府君也生三年而文林公棄養稍長母王太孺人爲擇名傳傳焉太孺人督諸子嚴其有先後游膠庠者皆分席異膳以別之府君兄弟卽恪奉母訓爭自砥厲同以文行名于時齊聲號爲三張府君負異稟讀書數行俱下手鈔一過

終身不忘十四補邑諸生十八廩于官天啟丁卯以貢入太學崇禎庚午中山東鄉試副榜旋遇恩例明經謁選人當得縣令或勸駕府君曰仕不由科第卽矯奮何益竟不就府君明敏勁果事至能立斷且慷慨好施勇于爲人閭里咸被其惠卽遠方之人以急難來告苟事出不辜無不傾身營救其于義利之畍則判若斷山蓋其天性也府君中年吾世父病沒叔父游宦當戶酬對者唯一身而已府君揮霍肆應莫不需接是時府君德益高名

益盛交知日益附鄰郡良士大夫靡不縞紵贈畣邑有大計縣大夫不能可否者亦必就府君咨問其興革利害物情時趣為之抵掌論說若燭照數計無秋毫疑滯而其所為培植務在單赤絕不及私壬午兵躪二東陷城殺長吏將偪安丘邑人兇懼縣令惴恐各欲逃去府君聞知大驚夜扣縣門直抵齋閤詳告以去留利害令大悟相與坐語達旦集諸父兄子弟於城頭府君即以告令者告之衆亦悟于是上下始有固志治城塹修鑪械皆捐

貲爲衆先而所以防備捍禦者又多出府君計策城遂得全明社既屋羣盜四合無長吏爲之統攝邑中又大亂府君義不可辭復出而應父兄子弟之請府君任事首議養兵得千二百人與邑人合詞上請擇鄉人李景隆者假名偏裨以爲之率日夜訓練隱然成一方鎮賊輿聚衆來攻皆于城下戰走之又嚴斥堠勤偵探靖境內之竊發者寇焰得以少息又念揭竿者衆不忍盡殲設方略以招徠之頫首就撫者數千人自是而人始望更生矣

兵戈之餘流亾相屬府君收婦子之仳離者稟于家亂平詢其族姓里居各遣人護歸之敵既徙營所遺輜重多爲人獲壬午冬有遺牛十四羊二百于府君別業者立白有司用以享士毛髮不以自染會當大比邑士多貧不能赴鎖闈者府君爲計道里籌時日各與資糧得以竣事嘗立于門見有欲粥女以償官錢者出數金讎其負女得不粥又遠賈糴粟邑中將行發視半沙礫知爲奸民所詒然莫能誰何之府君爲代言於令直其屈賈遂無

所入每歲冬出錢穀振貧人宗族親故待而舉火
者亾慮數十家佗如藥病棺殣泉粟窮獨卒需宅
求趣具曲應不問識與不識也且慈隱天性其御
藏獲以愛克威下而畜養之微有自斃者亦準古
帷蓋義瘞之甲申秋偶客青州遭趙寇之變微服
而逸時羅弋如林無過問者人以爲長者報云性
喜交游君恒宴客日必滿數十人士之懷一才抱
一藝來游邑中者皆以府君爲歸府君必爲之眡
館致飱悉厭其所欲而去府君虛懷善下田叜小

孺皆接以禮獨不能爲權貴屈夔郡司理某公爲吾叔父辛未同年生按部安丘張甚府君往拜其出稍遲府君謂之曰以吾弟之故循例相通非有求于公也司理改容謝府君尤篤內行文林公蚤世事王太孺人以孝聞與兄弟恣友愛孝廉公病藥餌必親既沒厚裝嫁其孤女供養丘嫂曹二十年無倚容及侍御公卒傷悼益甚徐念其無後謂天憐吾家幸留一綫息忍令吾弟無所托血食乎手題木主以貞主祀署名其旁撫棺告曰吾弟有

子矣歲時膢臘或可相依也侍御公之按鹺兩淮也巨商某有罪應抵擕重資走千里乞一言緩其獄府君艴然曰方以執法勉吾弟顧骫其法邪戒門以絕其兄弟間以義相成又如此生平不媚乾竺不信巫覡不事蒱博不教歌舞尤不喜閨房識字及僮僕鮮衣惡習家法故整肅男女十歲以上即嚴內外之防尼師道媼無敢迹其閾者早歲嘗築頗喜閎麗尋亦厭之紙窗土壁埽地焚香意泊如也嘗取宣和博古圖命工盡繪于室曰吾欲食

息與彝鼎俱也室中經史外止蓄一琴遇意有怫鬱鼓一再行冰釋矣莫年天地崩坼骨肉凋殘憂懣無聊遂大發藏書流觀送日以故博洽淹貫浩無津涯雖醫卜之學亦窮其奧有奇驗焉酷耆臨池得赫蹏必從衡書之盡黑乃巳久之數簏皆滿初耽蘇米晩更得二王法與人尺牘皆藏弆爲榮善寫墨竹興酣落筆直攄胷臆風枝雪幹磊砢扶疏人比之文石室云府君年雖逾耆髪容未改鐙下作書疎行細字一一精好見者皆羨其神明之

不衰迺自燕游歸甫及旬忽嬰痰疾四日而終天
乎痛哉府君生萬曆乙酉六月十二日戌時卒順
治乙酉十月二十八日午時年六十一葬於邑東
五里河之原則丁亥五月二十日也娶吾母許氏
濰縣河間縣知縣公進女前府君十年卒又娶吾
母孔氏壽光處士公東周女後府君三十二年卒
一男子卽貞壬子選貢生候補翰林院孔目吾母
孔氏出娶同邑李氏六女子長適同邑庠生馬道
長次適同邑廩生李定育皆先府君卒三適同邑

庠生王憲祖四適同邑庠生王翰臣皆吾母許氏
出五適益都太學生高檞六適同邑周恆生皆庶
母李氏出孫男三長在辛丙寅選貢生娶同邑周
氏次在戊娶同邑劉氏次在乙孫女四長適同邑
庠生馬士修次適同邑太學生曹霈次字同邑劉
亶茂次適同邑庠生曹潋曾孫男四敬輿扶輿在
辛出壯輿幼輿在戊出曾孫女四皆在辛出伏念
先府君篤綱常重名節讀書懷古蘊義生風有過
人之才而數奇不遇終老田間僅令人從設施于

鄉邦者纔其經濟之萬一昔賢所稱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于時者非府君其誰謂邪所恨貞九歲孤露白首無成人子之義終不能有以自見矣及欲追述平生用傳永久乃采掇四十餘年迄不得其要領間拾一二遺事辭又不足以達之卽其抱愧于箕裘寔爲負僁于天地仰惟

大人先生與前狀互觀于貞所能言者以推其所不能言者庶可得先府君梗槩矣康熙戊辰臘日

不肖孤貞泣血謹述

愀惻婉至仁人孝子之情溢于言表至其敘事井然不亂下字鍊句皆蒼古提挈關鎖悉謹嚴有法度非寢食史漢而得其神理者未許道隻字 曹升六

先妣許孺人事略

先妣許孺人世家萊州之濰縣外大父諱進封文林郎河間縣知縣外大母王孺人先妣其最幼女生而淑茂端凝父母愛之難其偶先考明經府君當授室先祖妣聞孺人之賢遣媒以行先府君時在弱齡才名已噪齊魯間故河間公悅而諾之不以遠道爲嫌孺人來嬪年甫十六事先祖妣即克盡婦道大有聞於六親先府君與諸父析箸之初家徒四壁立孺人力崇約素備極勞勩府君讀書

外舍卒數月不歸而憂不及㞡屨則惟孺人是賴孺人結褵數年四舉皆女遂亟勸府君置姬媵每當祠竈夕府君必述終歲所行爲文告神以祈子孺人亦伏地涕泗謂余卽不德張氏宗祧不應由此而斬儻別有所生皆吾子也敢冀其必自己出乎是後所置諸姬果屢得男孺人提攜憐憂不啻如其所自腹或有夭殤孺人悲悼痛惜亦不啻如其所自腹較之恆情過分吾汝者斯以懸矣孺人之握家秉也惟以莊靜自持不尚煩苛而內外肅

然至其慈祥寔本天性人以急難相告靡不加意
軫卹見戚黨中有鞭撻女奴過當者立脫簪珥贖
之爲擇良配値凶年里嫗求糠秕自活孺人迺振
以嘉穀使無失所此猶細故也至吾祖妣旣沒孺
人慕之終身每一念及卽潸然淚下府君性嚴正
當有所怒必委曲喩解待其冰釋而後已說者謂
府君動無過舉得之內助者爲多是又仁孝明達
之德作則閨門者矣吾李氏姊孺人㚇女也病瘵
甚厲孺人昕夕與居亦濡染成瘵崇禎丙子二月

李氏姊沒孺人痛絕竟不復有起色以是年十一
月四日辰時卒距生萬曆乙酉九月十九日亥時
得壽五十有二丁丑四月二十八日葬於城東五
里河之原子女婚嫁詳先府君狀中不肖孤貞泣
血謹述

愼紀伯紫

先妣孔孺人行述

嗚呼不孝貞又爲無母之人矣念不孝生九年而
先嚴見背家難大作日日在死法中賴吾母撫育
教誨得有今日其艱難荼苦百倍恆情數年以來
稍得休息而吾母忽遘虐疾以不起矣不孝雖號
慕殞絕究無禆於逝者因亟圖爲不朽計而一時
之宗黨姻戚又爭訊母事狀將製爲哀誄之文以
光地下遂濡淚吮毫略述懿行以備采擇但當此
五內橫裂昏迷瞀亂之時其何能詳伏惟

大人先生哀憐之吾母姓孔氏系本曲阜後有徙
青州之壽光者遂稱其邑人高祖登仕公諱膠字
德固贈國子監學正以名德重於時御詞所謂讀
書履善者是已曾祖別駕公諱鼎以明經歷仕至
陝西鳳翔府通判祖相禮公諱夏衡府引禮舍人
父處士公諱東周母劉氏吾母其長女也先考明
經府君當盛年難子乃求淑媛爲室男計聞吾母
賢而委禽焉丁卯來歸柔順開敏能莊事先府君
處諸娣姒妯娌人人得其驩無勃谿陵誶者尤長

女紅組紃就業竟日不出閨門即家人罕得一見也久之不孕乃稽首佛前焚香鐙自誓以祈有子每於歲之王正月之朔望必茹素繙經立程課誦至丁丑而育不孝貞是後奉佛益虔蓋四十年一日矣庶母李氏沒遺兩女子長八歲次三歲先府君語吾母曰兩子可念唯汝能撫之吾母既受命爲之視苛痒推燥溼以至遣嫁之資裝節序之餽遺一絲一縷靡不竭盡心血吾母一生所寄僅不孝一人而吾母之愛兩妹寔數倍於不孝如世所

云不異已出者似未足擬吾母心事也乙酉吾母年三十六先府君捐館舍吾母哀毀幾絕以有不孝在復勉爲進食斯時也先叔父侍御公厭世未久復遭先府君之喪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外有虎狼窺伺之懼吾母以隻身獨手攜九歲孤兒掌距其間不問而知其難矣先府君甫斂有內戚某者紈袴子也挾父兄之勢武斷里中視不孝母子爲奇貨責賄之使交織道路嘗記其索一屏風吾母以先府君手澤所存堅不肎與卽呼詈而至抨擊

之聲遠震鄰里奴子數人皆羅拜乞哀無不飽其老拳者時夜已半舉室張皇而無人色啟戶仰視黑雲壓屋一鐙在明滅間寡母孤兒相對飲泣至今回思猶慘然心目中也又有大腹豪某亦屬內戚視不孝園中有嘉樹欲移植其庭中吾母親往止之弗聽乃叱之曰鼠子敢爾以吾家無人故不知有老婦在耶五步之內將以頸血濺汝矣其人大懼復以樹植原處焉吾母曰吾之所惜寧惟一樹良以漸不可長耳立命翦伐而歸於時又有族

子數人託名治喪雄踞靈幃之前矯尾厲角勢將噬人吾母處以鎮靜第腆潔其飲食溫和其體貌使無郄可伺而已久之其謀愈深其計益毒流傳洶懼一日數驚吾母乃遣人告吾外舅養徵李先生曰保家室存遺孤以見夫子於地下此未亡人初志也今若此揆其理勢非斃此三尺孤而矯虔其產不止也是獨有散之一法在乃對几筵徧告戚黨大集宗人傾先府君遺橐千餘金畀之更以某田付某支以某宅與某子一日之內資產去十

之七八所存唯瘠田數頃老屋數椽而已先府君有出貸錢數百緡至是悉取其券書燒之且榜諸門令逋負者自安乃撫不孝而泣曰吾今始貽汝以安矣自時厥後家既貧落訟亦稍息乃遣不孝就外傅日舉先德及鄉里故實可爲勸鑒者以相訓迪內外家政亦漸就條理前諸宗人多不自愛雖獲厚貲而博奕飲酒緣手蕩盡間有以爭財之故同室操戈由之殞命者吾母憐其困窮歲時仍周卹之迄於今不孝與諸宗人處必推心置腹而

不敢略存疑貳者遵吾母之教也已丑爲不孝娶婦是歲不孝補博士弟子員而新婦又頗能承順吾母意諸孫男女亦次第生昊天已戚家門無恙吾母從此稍稍解顏矣母體素健尤好力作入夜篝鐙必集羣嫗紡績一室以身先之至漏下二十刻不止絡緯聲常與銅籤相應不孝恐其過勞幾諫隨之而不能從亦其素懷微尚然耳吾母操家秉三十餘年內外臧獲數百指不須不孝問其寒燠而望秋挾纊者吾母之恩也歲在戊申值地震

之變百堵皆傾不孝被壓以死信宿而蘇吾母痛悼驚悸雖未示疾而肌膚不實精神頓減矣甲寅邑有小警人心皇皇不孝奉母辟地郡城是歲覺吾母性情語言多失常度不孝與婦心竊異之而未敢言不意長往之兆即見於此也嗚呼痛哉丙辰五月不孝遊京師吾母病痢甚劇旋小愈不孝七月歸來吾母搤不孝臂曰幾不獲與汝相見吾母泣不孝泣家人環侍者皆泣亾何病起蓋自是需杖矣丁巳春不孝再遊京師雖日與士大夫相

周旋以母體未健心常惴惴未逾月即趣僦裝都門諸君子之變不孝者多以遄歸爲恨而不知其不可畱也四月初抵里門吾母晨夕不孝必與婦偕往侍食且呼諸孫男女環繞左右吾母亦欣然爲加匕箸然病益增形神日瘁非兩人扶掖不能成行至七月十四日而委頓牀蓐閱矣吾母自感痢以來延醫診視多謂所患者不在瀉痢而在風痰非以丸藥豫治之不可不孝稔知吾母艱於下咽故皆和爲湯液以進是後醫方數易而效與不

效常相半十二月十九日爲吾母設帨之辰不孝率諸孫拜於牀下見母沈迷轉甚悲不自勝雙淚承睫吞聲而出不孝雖心知其不起以前此乍劇乍減者數矣或尚可少延數時不意其越三日卽儵然長逝也嗚呼痛哉吾母賢明仁厚人無少長貴賤接之一以溫和卽與田婦里嫗語如惟恐傷之其待子孫諸婦亦然尤不忍虐使其下不孝自侍刲前從未見以鞭朴加人晩年坐臥一小樓婢子有偃蹇者聞母訶責卽避其梯下吾母操杖擊

梯婢子必不肎出母亦釋杖怡然旋忘其過矣天
性儉約衣履樸素食不重珍而最惡積財有一錢
必散之親黨外家失業相依者皆廩於別墅溫飽
終身吾王氏姊故邑世家未幾中落貧不自聊吾
母分宅與居醯醬以日給薪米以月給縣帛以歲
給垂三十年不懈吾高氏妹遠住郡城不孝每以
甘旨進吾母不忍獨嘗必蓄以餉之陳衣之久不
孝輩料檢牀頭見珍果盈筐縢緘甚祕問之女奴
則病中手裹留待吾妹者不覺慟哭於是歎吾母

之慈爲不可及也已說者謂仁者必壽無不以耄耋相期孰意年未稱老遽嬰篤疾輾轉牀第備諸痛苦五月弗瘳而竟罹此大故耶天乎豈眞不可問乎嗚呼痛哉吾母之沒旣已逾旬不孝彷徨寢門如聞呻吟之聲而吾母不可復作矣貞亦人子將何以爲心耶嗚呼痛哉伏念吾母年十八而歸我先府君又十年而生不孝貞又八年而先府君卽世又三十二年而終于內寢其前此者無論已自乙酉以來羣小狙伺諸蠹叢生眞如棼絲之不

可理如橫流之不可制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榰柱吾母以儜弱之身遭逢其際能審擇于禍福利害之關千金可揮一言立決卒之全孤遠害弘濟艱難吾母之報稱我先君者亦已足矣嗚呼不孝之所述僅其可見者耳至若大廈忽傾漂搖一室其爲肘腋之彌縫家庭之調劑不堪對人言不忍出諸口者又不知其凡幾矣不孝嘗讀史傳所載賢母代不乏人然他人之所爭者在盛衰而吾母之所爭者在性命他人之所全者在資業而吾母之

所全者在宗祊不知良史操觚當置吾母何等也吾母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寅時卒於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子時享年六十有八子孫昏嫁詳先府君狀中嗚呼吾母已矣鼎烹之養既已闕於生前華袞之褒冀少酬於身後

惟祈

仁人長者鑒此幽貞憐其苦節大奮董狐之筆俯徇烏鳥之私垂於簡編勒諸琬琰俾老母即安下地斯小子永戴高天不勝激切哀號之至孤哀子

貞泣血稽顙謹述

身所親歷如印在心故描畫得有聲有淚○太

夫人操行奇偉而杞園之文亦稱 宋既庭

御史中丞曹公哀辭并序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塡撫貴州御史中丞曹公伏節雲南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吳逆亂作大帥李本深從之以書招公降且約會制府甘公及薩兗二使者以獻吳逆公得書具疏遣使星馳告變護二使者還　朝阨塞要害得以愼固封守而虎狼蛇豕不至逞志長驅者此疏之力也亾何督標兵變貴陽不守陷沒賊中者七年公陰養死士司間抵隙以期報　國庚申之夏蠟丸赴　闕約

會內應事機不密爲賊所圖遂就義于雲南之雙塔寺嗚呼哀哉公既死行間將士見逆黨殘害衣冠翦除良善若斯之毒又感公烈節無不慷慨激昂以除兇雪恥爲已任者故卒至渠帥臠醢妻孥刲斮醜類殄滅無遺然去公之死尚未浹歲公亦可無憾于三泉矣天下既定公之死事報聞于

朝部檄所司亟歸公喪經行郡縣吏民皆擁道泣拜如喪私親壬戌八月八日始抵里門舉邑之薦紳士大夫及耋老子弟相攜出迎號哭之聲震天

地此豈無以致之而然歟公爲吾邑右族代有顯者自高曾以來其稱兄弟進士者三世矣至公與其兄實菴皆少負奇穎嘗爲先君子所歎異余之識公在其鄉舉後而其年則甫舞象也是後余與長公締結姻好公去而登進士侍　講幄參大藩客有來自公所者每道問訊余則引分自遠公亦未嘗余責也及公入爲納言尋遷廷尉未幾而休沐里居與余情好益篤每相過從簾閣焚香淸譚移日頓忘賓主嘗以長歌贈余獎飾逾涯其所以

期于余者浚故不自知其言之失也甲辰夏再入爲廷尉已而佐春官又晉少宰旋以少司空開府黔南矣當其行也驅車過里飲余勉厚堂中握手言歡酒酣謂余曰此行勿爲久別計吾年及四十即返初服子當遲我于東阡北陌間也爾時以公方盛年何能決計引退故頷之而未敢諾何意癸丑之冬公年僅三十有九變起非常不得遂懸車之願幽憂七載而竟及于禍邪嗚呼哀哉公清峻立朝方嚴行已至梯接寒畯交歡友朋則推亢

爲和人人得滿意去若其與余少同里閈長聯姻婭而志乎道合又有出于尋常親串之外者公喪北來余逆于汶水之陽即公持節撫黔供張祖道處也惟見雙旌前指兩孤捧柩河流有聲木葉亂下雖欲勿哭何能不哭也因作辭以寄余哀且用以解實菴之痛若其世系行業他日史氏傳忠義者書之必詳當無俟余之絮絮矣公諱申吉字濟餘云其辭曰

世廟中年兮　國運昌隆應期維公兮才具駿雄

亾書十篋兮羅于心胷弱冠登　朝兮簡在　宸
衷夔席金華兮儔莫與同出領節鉞兮三楚天中
手裁凜然兮淵渟嶽崇入爲納言兮達　帝之聰
樹位棘寺兮斷皆投弓亭疑閱實兮裁決如風
帝嘉乃德兮峻陟南宮典朕三禮兮劍佩雍容爰
佐太宰兮簡要淸通百僚師師兮時亮天工海內
企踵兮望其登庸忽承　帝命兮塡撫蠻戎瘡痍
立起兮慰此哀鴻何意逝孽兮墮我崇墉虎豹當
關兮萬里孤蹤蠛書上變兮夜達　九重傅檄邊

微兮丸泥可封狗幽七載兮憂心忡忡籲天叫號兮如莛撞鐘圖賊不成兮羅此鞠凶從容就義兮其樂融融左右 聖祖兮浩氣如虹二子同收兮天地爲籠覆巢完卵兮竟全厥宗公德遠芘兮在後之侗疇謂天醉兮視之瞢瞢總帷在望兮杖屨奚從抒辭告哀兮徒愧雕蟲

序中已詳生平本末使他人爲其辭必思變法以避之此乃重寫一過而能令一字不犯以序之所述者交情辭之所述者行履也那不歎爲

獨絕杜于皇

三如馬公誄并序

維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如馬公卒余與朋友之服哭公于寢旣去而悲彌甚余葢與公比屋而居聞遠近戚族來弔爵者靡不有慟及歷三旬哀聲猶不絕于耳然後知公固有可哭者在余之悲公非昵也次月二十日鄉士大夫又將會哭匶前且欲排纘懿行載諸素旂用彰盛美而以其辭屬之于余遂作誄曰

粤稽馬姓。肇望扶風。渠丘占籍。爰有四公。順祥孝

友爲時君宗勳勲積累譬阜將崇經術蔚起五世
其昌或綰墨綬或沐龍章彼蒼篤祜餘澤未央厚
集中丞發爲國光中丞二子繡衣朱纓容臺典禮
靑瑣騰聲後先輝映父子同升兩枝之寻濟濟科
名猗歟儀部寔爲公祖文苑事功孰敢與伍父曰
司訓文章與府皋比楡山冠裳踵武公生淵敏休
問早張六經鐘鼓四部笙簧卒瘏手口棐几蒿牀
虎僕所列溷厠門牆時維丙戌公試棘闈鹿鳴歌
起牙角欻飛曲江一席舍公安歸士林引睇紫閣

黃扉疇意南宮九上不收利失千將足蹶驊騮人爲扼掔不勝怨尤公獨居易任運優游懷抱古今魚魚雅雅緗帙縹囊可汗牛馬徙倚經行一編時把陋彼魏武讀書春夏所最祕惜殘楮敗紙鍾王行草顧陸雲巒偶獲名蹟賓從傳觀摩挲歎賞不遑加餐園名甘露齋號筆花煙籬曲護雨幌斜遮淸琴明燭鈔香乳茶何以娛耳兩部鳴蛙二仲過從鮭菜羅案屏後歌聲時出酒半脆管低迷哀絲續斷主客相忘歡然達旦譚鋒犀利不置雌黃紫

芝眉宇。孝先腹腸。汲引後進。毎折輩行。四序皆暖。九曜絶霜。公之篤厚。溢于顏色。蒙輯之施。尤可觀德。里有昏喪。中心惻惻。厚以賻襚。資以衣飾。窆城孫子。公之諸舅。内弟高君。來自平壽。公綣旅人。代爲結茆。時其緩急。相其無有。匪直三族。待澤方殷。賑窮給孤。惠洽鄉鄰。何以頌公。處義敦仁。何以祝公。逊休無垠。我思公才。羅羅清疎。場屋之業。富于三餘。奈何壬辰。僅中副車。擬魁辛丑。竟成子虛。跌宕詞壇。翺翔書圃。戸競蛟騰。人誇鳳吐。溢爲篇章。

球琳珪珇方彼杜韓孰今孰古

今上御極周諮治道丁巳之秋爰下　綸誥繡虎

雕龍在在入告郡邑同聲推公博與文書紛緼乃

竟不報晚逐多士試于冢宰雖列前茅壯心已怠

州縣勞人匪好所在把酒看山澆其塊磊維公莫

年勤加頤養松朮服食呼吸存想望若神仙幅巾

鶴氅尋壑經丘未嘗杖杖方冀百年日引月長驚

傳負痾我問于牀執手依依情話琅琅誰期信宿

遽游帝鄉嗚呼哀哉長庚墜天龍蛇起陸國失典

型鄉無良淑少長崩奔惟恐不速拊膺憑棺噭然一哭嗚呼哀哉七十有六不可謂夭況也令子足以承祧驂螭駕蚪雲海飄飄善善如此天聽豈高嗚呼哀哉蔡碑有道顏誄淵明傷心千古惟有先生素旂在望鐙火青熒陳辭捋㾗如鳥悲鳴嗚呼哀哉

序則矜嚴誄則典雅 汪蛟門

新城東亭王公誄并序

康熙二十年九月二日候選中行評博進士新城東亭王公以疾卒于京師其弟國子祭酒阮亭先生之邸舍年僅五十是歲十月其孤啟涫啟淮扶柩東歸貞以僻處遠方明年始克束芻弔公里第復北走千里慰阮亭先生于都下相向哭竟先生出公行狀命撰旂旐之詞蓋先生至性過人淒悲其兄才未究施年不配德故徧屬同人爲碑銘傳誄以庶幾公之一傳也貞雖非其人然重拂先生

意又以生平之舊朋友之誼有不可辭者遂捧筆
而誄之曰
木大根攫山高基扶矯矯維公胄始琅邪(詳余)江左
文獻六代簪裾條分葉散不常厥居新城之宗來
自東武肇啟山林蓽路藍縷樹惇三世乃蒐秇圃
皋比譚經頼川王府高會以降濟濟科名司徒司
馬接迹揚聲顯祖方伯藩屛臨平旬宣著績淛水
同淸猗歟司成實維公父人頌眞儒家垂令摹三
錫龍章益徽永譽公以純懿纂戎洪緒昆弟四人

三捷南宮雲騫鳳矯孟李先登或典啟事或領辟
雝公迺孕起蔚爲人宗維公之生秀眉湛眸才若
春華傾珠奏玉雕鶚摩空驊騮馳陸叔雖雁行名
豈龍腹三篋萬卷厥旨鬱盤發摘祕要補綴缺殘
聲律之學上窺杜韓盡洗色澤天骨巉岏憶公十
齡已露駿爽雪夜東堂嘗集少長共和輞川獨抒
異想日落空山但聞樵響場屋之業先民是程震
川具區大士蘊生伐毛洗髓練都研京屢困益勵
風雨雞鳴甲午恩綸求賢庠序遂以我公用充貢

賦日下喧傳聲華布濩海內名流紵縞交屬就試鎖院時維丁酉孰與偕行哲昆良友舟汎明湖社標秋柳賦詩唱和播在人口季官邦上岸幘法曹奉我二人版輿消搖公思展覲寧敢告勞一舸南下破廣陵潮定省之餘弟兄握手闔韻擘牋分鐙共牖官閣看梅蜀岡載酒夜雨對牀何樂不有公歌鹿鳴值伯南冠衙徨北寺經絡槖饘塵黃日赤雨伏風鬭蹴躪道路見者辛酸家難已紓大江再舸青山白紵容與尚羊既廣朋好亦富篇章豈無

朝市此境難忘歲庚在戌射策楓宸凌空出羽觀
光國賓季公持節亦過里門家庭言歡莫逾茲辰
推星閱霜閱凶互錯蘐草凋零棣華隕蘀髓淚駢
枯肝腸寸斷倚廬長號九京可作義惟將父不仕
州邑視弟金臺相依一室如何斯人而殞斯疾秋
懷十章竟成絕筆嗚呼哀哉天期既迫塵游自歌
國喪老成家失良喆親串哀攢士林望觖人孰無
死悲公爲烈悲公伊何孝恭令德樸茂溫醇忠厚
悱惻與人退然若不勝力僮儓下走曾無失色悲

公之遇志達身窮策名十載朝籍未通隱約連蹇結轖以終異音同歎非我昵公我家公家兩世蘭譜義貫丹青誠傾肺腑鄉邦匪遙京國或覿相與晨夕始終無迕追惟疇昔我病于牀時公家居方賦悼亡猶脩問訊銀鉤數行至今藏弆襲以縹緗當余承訃家累紛綸及往哭公已逾小春川原結慘雲日爲昏中懷摧裂可贖百身嗚呼哀哉理數茫茫大化悠悠桃源晝寂柏房夜幽歸魂千里戢身一丘陳辭誄德素旐長留嗚呼哀哉

其思哀以長其音溫以練 汪蛟門



祭劉丙孫文

於虖是郎丙孫劉君之旅骨而輿櫬以歸者邪以君之賢而乃不克永年以君之才而竟如此以還以憲副公之德而不能使其學績之少延眞所謂可知者人而不可知者天於虖君蓋少傅公之仲子也少傅是時寔任阿衡瀛臺入直而君適生郎因其地錫以嘉名湯餅筵開誕彌厥月眉目如畫玉爲肌骨少傅愛之親爲薙髮雙珠之喩屢形筆札方在襁緥氣可食牛一日千里騄駬騂驑維公

念之可踵前修克繩祖武寧僅三劉此公所以陳情丹陛而令其紹伯氏之箕裘也乃君學步長與棻齊兄弟同列讓棗推梨羣兒嬉戲畫卦沙隄所不爲者蹴踘鬬雞泰運伊始處順席亨辟雍教胄磐帶增榮胡與禍會喪亂遂丁天崩地坼少傅以薨煢煢母子留滯神京鄉關廖廓目怵心驚幸君兄弟克自勉旃孤情絕照寄託遺編青熒鐙火雪屋寒氊努力榮名用光下泉長公一出遂著先鞭揄魅之牘海內爭傳知交忻向忘其迍邅君稱難

弟書卷畱連紙筆和墨片幅長箋少傅詞翰舊觀
頓還此君生爲名父之子而無愧于京兆之阡也
君仕沅江年方英妙簿領雖微足資坐嘯維時鐵
馬雲集六詔徵調紛紜藉君檢料驅車南下甃駐
里門某等過從不異弟昆昕夕握手斗酒鷄豚河
梁之別黯然銷魂無言相對惟見淚痕亦不過悲
君所遇之窮而詎意其遂隔重智邪別君之初丁
寧友覆書札宣情不厭促數云何一往悽斷心目
予亦自疑豈其不淑旋來惡耗傳君賦鵩猶冀悠

悠語或誤繆杵撞當胷腸迴轣轆問彼家人乃敢一哭日月居諸歷寒及燠牛車軋軋僕夫鹿鹿險阻間關水濱山麓繐帷寂寞素旐飅飅綿綿此恨地老天荒何以抒哀聊憑短章何以達誠僅藉椒觴將欲慰兩公在天之靈而不得即欲解戚族鬱陶之懷而終覺其彷徨然則吾徒其何術而能自已于悲涼也耶於虖哀哉尚饗

以歐蘇之迭蕩爲長句以韓柳之沈鬱爲鍊句

祭文中絕調　汪蛟門

書傳道士事

傳太全安丘人少。夌。間。靜。四十後始出家爲道士尋師勞山者三年南入琅邪掩。關。靜。坐。者。又。三。年。凡數年始歸太全不輕向人言故人亦莫測其所學。得汶河北岸廢廟新之其北三十里有塔山者地故荒寂太全忽起大剎三殿一堂門廡齋廚備焉不五年而工完又。掩。關。靜。坐。者。六。年。偶意有所不可一昔舍去如傳舍也于其東南復剏三教堂一區規橅亦略如塔山。不三年而成掩。關。靜。坐。者。

又三年復歸汶北前後刱十數刹皆丹楹碧瓦壯麗甲一域所費金錢鉅萬檀施鬱積不求自至嘗一日聚錢一千七百緡太全皆用以庀材鳩工一絲一粒不以資其囊橐晚年無所營唯修汶河木橋其長三百尺每至冬日擔版聚沙自同傭人霜雪滿鬚未嘗告勞見者不知爲八十老人也康熙戊午十月忽示微疾召其弟子曰月之六日是吾期也至日夜半具浴竟瞑目端坐听然而笑其徒曰師何笑曰吾笑同行諸眞猥廝鄙陋爲不稱也

其徒曰旣仙矣安有不稱師曰每歲道成者必朝
帝所皆有定額世運遞降修眞者寡數之不盈故
用其次者耳語訖而瞑予嘗讀劉向列仙傳方回
著于唐師門顯于夏仇生葛由紀于殷周或數十
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一見蓋非常之人非可期
而獲也今觀傅翁之言似亦有例可循有額可拘
至不得已而思其次是飛騰隱化之事亦可儌倖
得之矣嗚呼神仙亦可倖致又奚怪乎塵世之紛
紛歟

道士言妄聊藉爲諷 汪蛟門

先友遺墨贊

摺扇若干面凡若干人自一二前輩外皆我先君及伯叔父交游中用代縞紵之贈者每一展閱便想見當日出入褰裦傳觀賓從時不禁泫然泣下久藏恐至放失因撿付工人裝潢成册或可几案長留也乃爲贊之其詞曰

紈扇秋風易成捐棄一帙函之斯永厥世適放者踔厲之詞波險者怪偉之迹執卷諦觀某也樹惇某也蘊義淸操濯濯英姿朅朅寔皆一代之勝流

諸父遇之而成契茲集先友於一堂庶幾風流其不墜

從先人手澤起見便非尋常翫物可比此作文極得體裁處馬遜塵

松皮石贊并引

馬子竹船行散東郊入曹氏學圃庭中白松一株遒偉奇崛枝柯皆如青銅低徊久之見霜皮鱗起縱橫滿地令奚奴持數片歸粘之素壁作怪石形疊嶂層巒掩映向背儼有黃癡筆法從來耽幽之士多棲志巖岫或移其好于怪石復浸淫而移其好于畫石皆夔山之餘習也至以松皮代畫石則又極夔山之變調矣夫木之不可爲石夫人而知之也乃竹船以胸中之天機發之遂使氣暈神采

饒石眞理摩挲循覽不能不羨其結搆之工玅而歎其寓意之離奇也因援筆爲之賛曰

竹頭木屑可以備用未聞松皮作怪石供世有抱丕宄海嶽之癖者但當采于袂簡之山不必求乎差櫟之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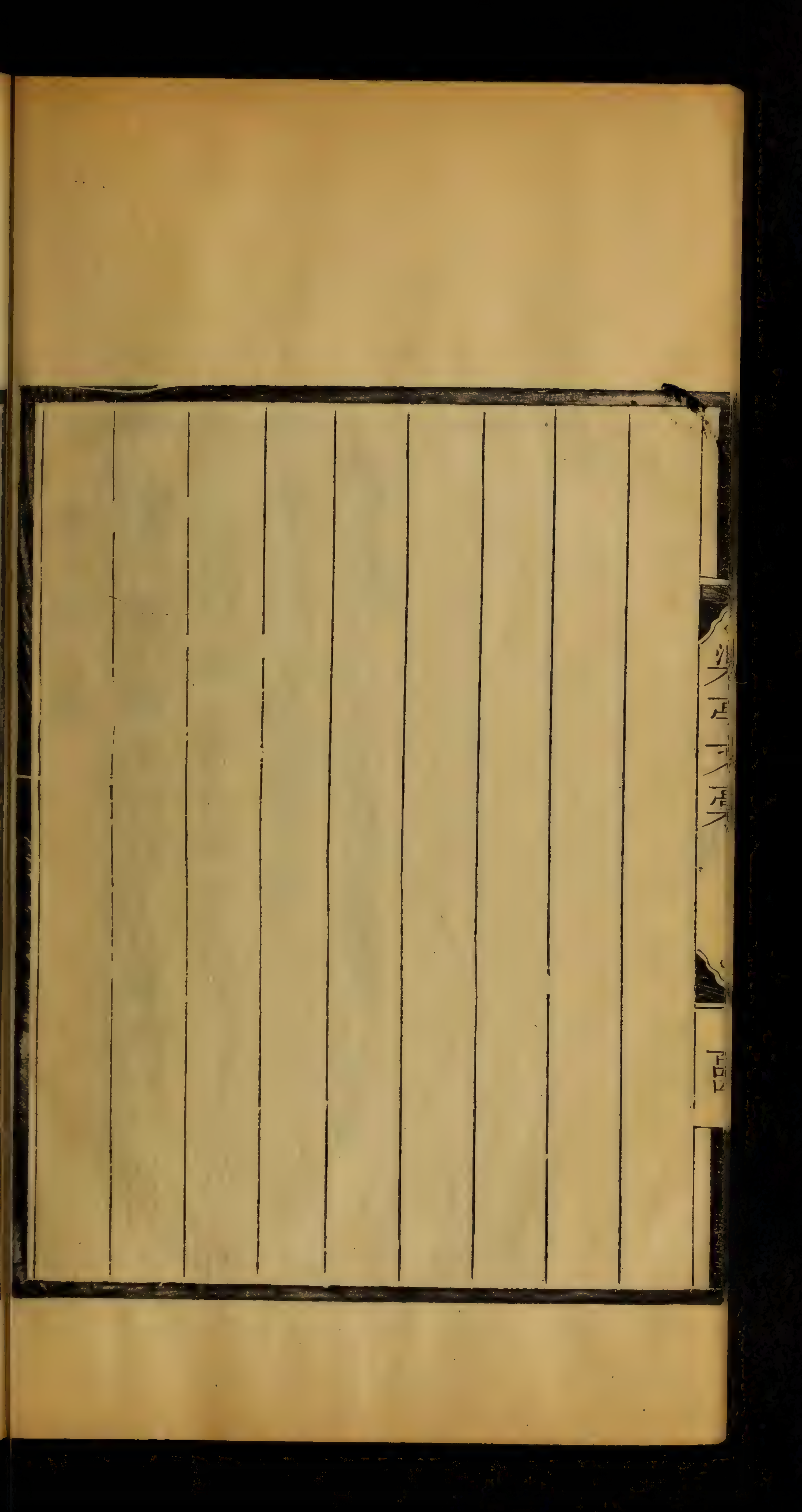
石名奇敘賛又奇然敘則雋折賛則古陗各極其勝 王敷彝

推狀 汪蛟門

獨坐圖自贊

何以不行疲于津梁何以不立變此石牀何以不鹿聚而麕居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不如枯槁宋莫游于無何有之鄉

落落數言古甚愔甚雋甚遠甚王敷彝



小陶研銘

火土聚質以成蝕陰糜如鞠逼玉理全匊不盈內行笈任西東

槑杖銘

我取鐵幹人憶寒薌各適其適何用不臧

詞思巉畫卻居然大雅覺當年坡谷了不異人

陳其年



寶墨樓遺翰跋

先君子昆弟三人伯紹海公季觀海公先君子爲仲少相友愛以文章行誼相鏃礪故一時有三張之號至臨池之工則尤不愧雁行云交游中得其楮墨重若璵璠卽片簡寸牘亦皆藏弆爲榮而家之所蓄迺反寥寥料檢篋衍僅得三數紙一二傳後又恐并此三數紙者不復能存暇日倩長洲吳生及兒子在辛雙鉤上石藏之家塾每一展閱恍若聚諸父於一堂而見其染翰有不覺肅然恭躍

然喜歘然以泣者昔司馬文正公有言揚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爲淒切哉然則玆刻也先人靈爽寔所憑依子孫世守勿僅作寶玉大弓觀可矣

跋王西樵先生所書佛經

右佛經數帙新城王西樵先生書于請室中者余於先生旣沒之四十日始獲哭其殯宮阮亭先生出以相示見其結法精好意思安閒種種皆壽者相而乃竟不得五十年活爲之浩歎康熙癸丑九

月一日安丘張貞書

跋楊水心所藏曹景完碑

今傳漢人分隸多磨泐不可讀所謂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者僅令人想像于蝸黃蘚綠閒此碑明神廟時始見渭河沙磧中出世既晚而此又其最初搨笠公藏帖雖富吾知必以此爲冠趙文敏云有日減無日增可不寶諸康熙甲寅孟冬二日牟山張貞識

書所讀史記後

余自髫年卽喜讀太史公書時手一帙無間寒暑晝夜然多任意繙閱不問前後也康熙乙卯與翊辰表兄共研席且長夏無事因取藏本縱觀之按次第立程限對案雒誦疑義相質歷三月而兩周焉雖不能上口而弃書冊游息時覺書味猶在胷中誠有如涪翁所云者始悔鄉日鹵莽讀書殊爲可惜耳嗟乎人至中年後苟境地差進細數平生鮮不可悔又寧唯讀書一事邪閏五月十九日閱竟漫識

跋董樵西山詩

先生昌陽世胄遁迹海濱近復杜門長齋學道乃以結習未忘溢爲歌詩著作之富幾與身等頗自祕惜不以示人乙卯冬日過我茆齋偶胠其篋得遊山十律快讀數過亟付梓人見先生神明所寄無非與山水相關即涉迹京雒亦衹成西山之遊則其他可知矣小雪前一日安丘張貞書

書錢牧齋有學集後

閱此書鈔本行世已久每以不得一見爲恨乙卯

秋予應試長安偶過王阮亭先生邸舍始見散帙于其案上爾時雖以試期偪人無暇借覽而心竊喜其有刻本矣丙辰七月予燕游東歸道出稷下乃從書賈購得之繙閱數日不輟丁巳秋冬之際老母抱恙忽忽三月予藥裹縈身食寢都廢聊抽此帙遺懷因加丹黃焉以神識憒耗點次句讀謬誤遂多不復庚之欲他時開卷勿忘此日苦況耳

十月廿六日雨窻漫識

書賴古堂尺牘後

庚申九月予大病初起不勝煩悶聊以此書銷日以其易于見意不滞于久如吾子行所言也廿一日閲竟漫識

書歸震川全集後

辛酉春首以大病之餘一切妄念消除殆盡息交絶游掩關靜坐披閲震川先生集遂得終卷體氣漸復又將遠赴都門此事便廢定力之難如此時二月十日久旱忽得小雨亦良辰也

題珂雪堂咏物詞譜

實菴詩文妙天下間倚聲作詞遂奪宋人之席近吳薗次有名家詞選得珂雪集即用歷卷流傳汀左一時皆推爲絕唱吳介兹最夔其咏物諸調手錄廿一闋屬王宓草繪爲圖譜凡八幀氣韻生趣秀溢楮墨間徐熙野逸黃筌富艷旣兼有之至分布配合參差掩映可謂人巧極天工錯矣宓草固以寫生名家未必便能盡如此合作良由佳句偪出精思因成詞壇雅語實菴出示索題留几案者三閱月盤礴展翫幾不能舍然余旣得附名前後

託以不朽已有偏幸矣何必更效據㧾狡獪邪康熙癸亥重午日張貞識

鍾伯敬批評漢書跋

吾友馬三如嘗與予論班史古今評者如林幾成聚訟讀鍾退谷史懷知先生曾點定此書其筆冷峻必能別開生面惜未之見耳予庚申南游偶得一本于維揚市中三如亟來索覽以散帙不可讀悵悵而去相約裝潢後必首示之以時無良工遂藏篋衍長夏無事草草裝成而三如下世已三稔

矣。回思亡友執卷泫然丙寅六月杞園居士識

題馬翊辰自賦壽棺詩後

大易有言終則有始天行也因知死生爲斯人之常理然非有高懷曠識則不能脫灑於其間彼分杳掩泣破釜失聲者固不足道即戀戀于平泉樹石午橋雲松者亦詎足稱達今翊辰先生年開六袠安健無恙忽製一棺賦詩示客與表聖之引酌生壙巨山之預賦藺窩寧有區絕邪且世之不壽者皆憂生畏死一念擾擾胷中故能傷人先生筆

業間肆懷抱清逸乃爾養怡之福可以永年耄耋期頤不求自至若眞以爲先生之志氣頹墮情見乎辭則失之矣康熙戊辰秋社日表弟張貞敬題

李雲山草書卷後

右雜錄古今詩文一卷益都李雲山先生筆也先生諱旻少舉於鄉仕至州守有名成化弘治間卷中草法輕俊流便宛然有唐人風度于時吾邑士大夫皆崇尚實學如楊太守應奎陳尚書經馮孝廉惟健其臨池之業未嘗標榜爲名高然作字皆

有根柢結構古雅氣味穠至近日晚生少年篡取形似朝學把筆暮便名家即精緗苑翰可折牛腰終不堪作諸公屏脚故余見諸公遺墨必購取藏弆每與友人論書法便出以相示欲結耳鑒一輩人舌也卷首高唐王岱翁篆書入藥鏡一篇渲整茂密亦希有也故並存之康熙己巳三月三日果堂張貞識

陳仲醇有言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獰龍轂轆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暇辨此

細讀數篇可以無愧李象先



